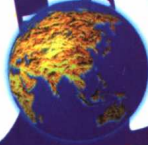


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

新周刊



NEW WEEKLY

2003



佳作

新周刊杂志社编



漓江出版社

新周刊



NEW WEEKLY

2003

佳作

新周刊杂志社编

◆ 漓江出版社

■ 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周刊》2003 佳作/《新周刊》杂志社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 1
(2003 年选系列) ISBN 7-5407-3071-4

I. 新... II. 新... III. 社会生活—文集 IV. C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154 号

《新周刊》2003 佳作

作者◎新周刊杂志社 编

责任编辑◎汪正球

封面设计◎罗 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s@public.gpp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柳州市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350 千字

印张◎13.5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3071-4/1·1862

定价◎21.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序 言

任何选本都难免挂一漏万，要在《新周刊》这一年的近千篇文章中选出 20 多篇文章来不是一件易事，这并非自夸“我家文章篇篇精彩”，而是说，对于一本综合性的时事生活杂志而言，再高明的“精选”都有可能破坏其原有的那种“杂”味。所以，从这个选本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个脉络性的指向。如果一个较少接触《新周刊》的读者因为这个选本而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这本杂志的兴趣和愿望，那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然，反之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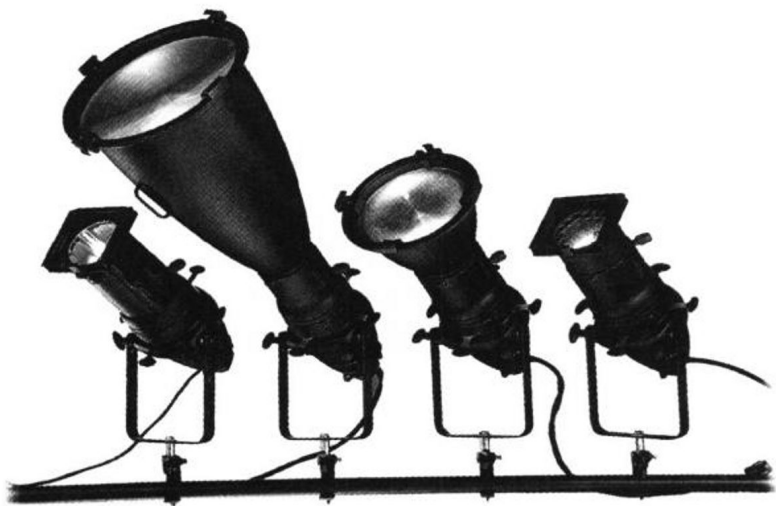
《新周刊》一直是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当作“新锐”的东西来做的，但，将新锐挂在嘴上不难，难就难在新锐到骨子里，而嘴上却未必有风暴。这两年来，《新周刊》一直致力于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去发掘我们时代生活方式变革潮流中那些最具革命性和前瞻性的元素，并且不遗余力为其鼓之吹之。这是我们不容置疑的态度，尽管它未必总是表现得很张扬。

如果要给这个选本一个相对贴切而又足以使读者从上述脉络性指向中，去感受《新周刊》那种渐渐沉淀到骨子里的新锐态度的书名的话，我们想它应该是“回到常识”。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大的磨难，这迫使我们大家回到我们生活的一些最基点上来重新认识自己所做的一切，但即便如此，我们生活和观念中被炫目的假象遮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场 SARS 看来并不足以让我们彻底清醒过来，更何况，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总不能在一味的“回到”声中裹足不前，毕竟，“下一个明天”总应该更精彩。

新锐是永远指向未来的。

新周刊杂志社



目 录

序 言

壹：回到常识

- 第一篇 改变中国 (1)
- 第二篇 回到常识 (47)
- 第三篇 同学会 (65)
- 第四篇 情趣创意主义 (88)
- 第五篇 第三空间给自己 (116)
- 第六篇 比远方更远 (137)

贰：哪一座城市值得歌唱？

- 第一篇 上海不是榜样 (154)
- 第二篇 中国有多少世界遗产才够？ (193)
- 第三篇 讲友谊，讲互利，讲实效的城市外交 (209)
- 第四篇 城市笑匠 (218)
- 第五篇 哪一座城市值得歌唱？ (230)

叁：艺术家批准了吗？

- 第一篇 艺术家批准了吗？…………… (245)
- 第二篇 当代汉语贡献榜…………… (273)
- 第三篇 中国电视节目秀…………… (285)
- 第四篇 人人都爱看杂志…………… (301)

肆：时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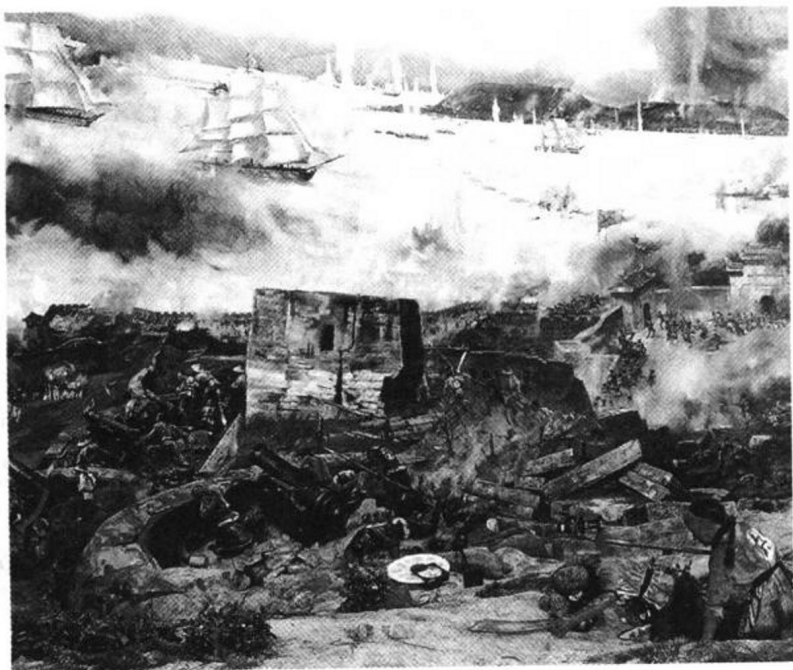
- 第一篇 创意工业 IDEA WORKS COLLECTIONS …… (348)
- 第二篇 时尚策源地的新兴…………… (371)
- 第三篇 村上隆之幼稚力宣言…………… (384)
- 第四篇 像造核弹一样造流行榜…………… (392)
- 第五篇 流行 C …… (400)
- 第六篇 一万米高空的时尚会…………… (410)
- 第七篇 有闲就是新生活…………… (419)

回到常识

第一篇 改变中国

一、挥别百年：中国的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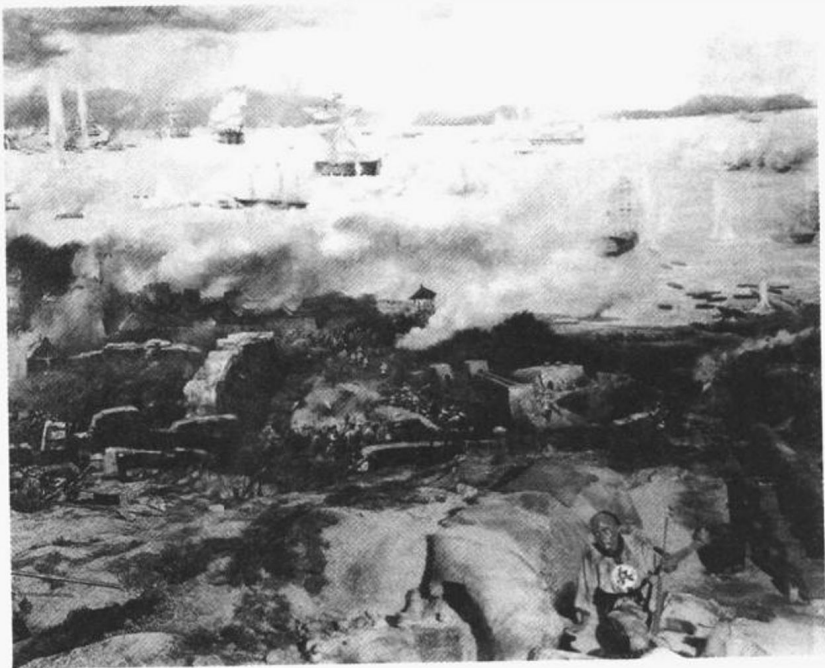
将近 150 年前，李鸿章感慨地点明了那时中国面临的历史情势



“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此，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就变成了对于中国的处境的经典描述，一直笼罩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变局”在那时是西方的冲击使得中国的古典世界观分崩离析，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地面临着自己历史上最为巨大的危机，是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开始的时刻。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直延续下来，让国人用了百年的光阴来回应它。如何在这个“变局”中认识自己和世界，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何时才能告别历史的焦虑？

1924年夏天，朱自清在上海的电车中遇到了一对西洋父子，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友善地看看那个长相可爱“十一二岁”的白人男孩。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男孩向他探出了脸，那是充满了蔑视和敌意的脸：“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我在



那小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思的劲儿！”朱自清由此产生了复杂的情绪：“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小小的人！”“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于是，朱自清写下了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中国人内心的真实的纪录。这也是百年中国的悲情所在。

这里朱自清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愤怒和钦羡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关键的矛盾。中国人被动地被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卷入了世界市场，其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屈辱和失败。这种屈辱和失败造成了中国的“现代”旅程是如此的艰难。百年中国的“富强”之梦正是一种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对世界的的不平等充满了愤怒，曾经有难忘的屈辱和悲恸，不得不愤怒和反抗世界旧秩序。朱自清面对这个男孩所产生的愤怒其实正是一种由于历史的积淀形成的情绪和反应。同时，由于富强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又是以西方为参考的，成为强国也是中国人的愿望。于是，一种对“富强”的羡慕和追寻的愿望也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关键部分。朱自清对于西洋男孩的自信的某种羡慕正是对于富强的西方的羡慕。这个面对西方男孩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是如此有力地象征了近现代中国面对世界的心态。中国的悲情就是这两种心态的交织混合。

正是由于这种状态，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察无非是两种形态：一是“俯视”的目光，将愤怒转化为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转化为抗争。于是，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中“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不显示了一种强烈的愤怒和抗争的决心，也显示了用“俯视”的视角观察世界的状态。二是“仰视”的目光，我们将对于西方的模仿和钦

羞转化为对它的仰视而失掉了自我。于是，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有关“全盘西化”的见解的宣传还是80年代后期有关“蔚蓝色文明”的倡导都是这种仰视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就一直卡在这个俯视/仰视的状态之间。我们总是在过度的自我意识和过度的失掉自我之间摇摆。而这两种态度其实都难免是必须依靠他人来确认自己。

同时，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绝对的整体，每一个人都好像承担了民族的痛苦和希望，每一件事都关系民族的生存。我们忘掉了自己，忽视了每一个“我”的感受。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百年沧桑其实都被自己的这种“处境”锁定在这样“宏大的叙事”之中。从为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战斗到众志成城地初步实现工业化，中国人用集体的力量改变中国，谱写了最为庄严的现代的史诗。我们可能只有朱自清所说的“缩小”的身材，但我们面对命运的不屈不挠足以感动世界，也为今天的中国打下了基础。但我们的悲哀在于我们仍然卡在这个俯视和仰视世界的怪圈之中，也卡在那个对于个人的轻视的困境之中。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

闻一多的这首题为《祈祷》的诗里的感慨是中国的感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那种不安的激情在这里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不安体现在诗的语气之中，这里的闻一多在向别人请求，期望那个人给自己有关中国人的表述。这里让我困惑的是闻一多究竟在向谁“祈祷”，究竟需要谁来告诉“我”“谁是中国人”？闻一多毫无疑问有一个中国人的认同，他无疑在“代表”中国发言。在这首诗里有一系列中国传统的意象，像用尧舜、神农黄帝、荆轲聂政、大江黄河等等来展现“中国人”的伟大和尊严。但他仍然有一种焦虑和不安，只能让别人“轻轻地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因为那苦难而屈辱的现实让他没有自信，他自己说出的“伟大”在这个世界上还

算不了数，这里的中国人的“自我”需要一个另外的居高临下的角色来确认。同时，这个“我”其实仅仅是我们，“我”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中国的象征。这里中国的“伟大”需要向他人请求一个证明，我们似乎如同秋菊那样需要一个“说法”，闻一多似乎正是在祈祷这个说法。这似乎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焦虑之所在。

因世俗而快乐，因富足而充满力量

今天，在 21 世纪的清晨，我们似乎已经不需要期望别人来“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2002 年初，《亚洲周刊》将 2001 年的风云人物定为“中国”。这本周刊发现在这个 2001 年，“全球约 14 亿中国人正以无可争议的姿态，成为 2001 年《亚洲周刊》风云人物。这是 100 年中国人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国的综合国力在 2001 年上升到新高点，走出了百多年的屈辱和飘荡感。”在《亚洲周刊》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相比。于是，封面上那位戴眼镜的，爽朗地欢笑着张开双手，打出 V 字手势的年轻男子成了这个国家的象征，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可他却代表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类似的报道和“说法”充斥了世界的各种媒体，有关“中国”正在崛起的“说法”不胫而走。这是不是闻一多呼喊出来的那个“说法”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已经不像当年那样需要“说法”。一个民族真正感到“伟大”的时候不需要别人的“说法”。我们真正在和自己的近现代历史中的焦虑告别，一个新生的中国正在走来。

历史对于中国是公平的，一切现代历史的努力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得到了“转化”。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历程乃是走向超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历程。

一方面是这个中国释放了个人的力量，当千百万中国人开始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和机会的时候，他们释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当这些曾经彻底地压抑自己的消费欲望的普通人的渴望被肯定，他们追求的具体而微的生活满足被肯定的时候，中国也恰恰开

始前所未有的崛起。中国的一切生产要素由于这些渴望满足自己的消费愿望的普通劳动者的努力而被激活了。于是，当年我们曾经梦寐以求，却好像无比遥远的希望就摆在了面前。中国人在深圳东莞的工厂里艰辛劳作，在中关村的拥挤的电脑城里调试电脑，中国人远走他乡寻找机会，中国人肯定了财富的力量，中国人用 QQ 或手机短信相互交流。中国的现代性曾经将“消费”的满足视为危险，但今天的中国却发现“消费”激活了生产。在中国人开始大胆消费的时候，中国也成了世界工厂。中国人从来没有如同今天一样世俗地追求快乐和满足，却又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有力量。这本来就并不矛盾。10 万亿以上的 GDP 支撑的这个中国不是朱自清的“缩小”的形象了，中国的个子已经长大了，但它却是世俗的、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中国焕发了活力的历史。

一件小事是如此地触动我：最近，许多媒体开始批评出外旅行中的国人的举止还不够高雅和符合国际规范。许多人指责这些人太俗，花钱太冲，充满了暴富的心态。我想，这一切批评都有充分的理由，但中国人毕竟不再仅仅是卑琐的、被贫困压弯了腰的角色了。他们这么稍稍的放肆一下当然不好，却又可以理解。我突然想到上世纪 70 年代人们曾经批评日本人像暴发户，80 年代批评韩国人像暴发户，今天轮到中国了。我们当然需要高雅起来，但这批评不也说明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开始有分量了吗？

另一方面，中国人发现，一旦中国人将自己开放的时候，世界也找到了它的一个新的机会。中国有世界上最勤劳、最丰富的劳动力，无论在高端和低端上，这些劳动力的能力都不可估量。过去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其实中国的劳动者的“价廉物美”是我们最大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有已经经历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有一个巨大的、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市场。资本发现在这里有自己的无限的可能。二十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资本发现中国的历史。全世界的资本发现了一个最有诱惑力的“新天地”，你不到这里来，还

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经过了这些发展，中国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历史的机会。我们开始摆脱那缠绕我们的俯视和仰视世界的心态，我们开始有了和世界“平视”的机会，也告别了那缠绕不去的“悲情”。我们在融入世界的时候也悄然地改变了世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抗争中没有得到的，却在今天的对话中得到了。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当年上下求索而渺不可得的东西，当年用最大的牺牲和英雄主义去追寻的东西，今天却是用普通人平平淡淡的世俗的追求达到了。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用，正是前辈的牺牲和贡献为今天的一切提供了条件，但今天却是历史的一个跳跃的结果。

有了这个“平视”的机会之后，我们开始发现自己国家的角色、自己生活的角色都发生了转变。我们终于可以告别自己的民族悲情了。李鸿章说的那个“变局”还在演化，不过中国的历史角色已经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已经改变。

新的民族性格正在形成

中国人一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有了在全球化之中的新的生存能力。新的电影《我的美丽乡愁》里有两个女孩，一个是徐静蕾扮演的白领，一个是刘璇扮演的打工妹；他们漂泊到广州打工，也有着受到伤害的痛苦，但他们面对全球化的坦然和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的能力让我感动。他们没有试图改变全球化的逻辑，却使自己由一个弱者转变为强者。这种改变命运的精神恰恰是中国人创造未来的精神。他们面对未来的自信的微笑是这里的人民的希望。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明白只有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共同向前，自己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所有人共同分享希望，需要这个开放、坦然、自信的中国支持和保护自己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新的民族性格正在形成，告别百年的近现代历史的“悲情”的新中国正在成长。这个新的中国当然还有异常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底层”的存在还是遗忘“历史”的浮躁，无论是

经济的潜在问题还是技术的瓶颈，太多的困扰仍然在我们面前。但毕竟历史已经让我们有了新的开始。我们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新的位置。

我想用我在 2001 年 7 月 13 日的夜晚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见所闻结束这篇文字：那是申奥成功的夜晚，在天安门前自发聚集的人群沉浸在狂喜之中。但我发现这些普通中国人的欢呼是没有语言的，这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代最强音。人们喊出的并不是往昔那些脍炙人口的口号，而是一种无言的声音：“噢……噢……”这声音并不高亢或慷慨，也没有豪言壮语，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有力量的声音，这是亿万人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期望的无言的肯定，他们几乎不需要豪言壮语，这个时刻、这些欢呼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和它的人民在追求美好的生活，他们在追求世俗的快乐，但同时也在肯定这个国家的力量和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期望。

还有比这更美和更有力的声音吗？没有了。我以为。

(文/张颐武)

二、什么改变中国

奥林匹克改变中国

如果中国近代史不是以鸦片战争开始，那么体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不会如此重要。

早期的奥运会总是以竞技的胜负来为民族精神代言。1894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接到邀请的清政府不知奥运会为何物，根本就没有答复。鸦片掏空了清政府的国库，也摧残了国人的身体，中国背负上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奥林匹克唤醒中国人，以强身健体的方式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

战争时期，奥林匹克又带上了浓重的政治味道。第 10 届奥运

会，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成了国民党政府和伪满政府争夺的对象，正是因为这场争夺，中国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1949~1979年，奥运会又成了帝国主义压制新中国的工具，拒绝参与，就等于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所以1984年以后，中国选手夺回的，就不再仅仅是一面面奖牌，而是民族的尊严和自豪。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除了体育精神，奥运会的经济价值也被开发了出来，它被广泛认为是吸引游客、改善投资环境、提升产品形象的捷径，通过举办奥运，能带动整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对民族的振兴和经济的腾飞产生巨大的影响，能够主办奥运会，更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于是一时间，争夺奥运会主办权成为城市和国家的热门，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奥运会成功，全中国人都挥舞着小红旗在狂欢。因为，举办奥运，无疑证明了世界对中国的看好，也给了中国一个新的机遇。

教育改变中国

科举制度直到1902年才被废除，使之前的八股教育成为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这种对智力启蒙和能力培养并无多大意义的教育，毒害多于价值。

随后的教育改革，发生在1902年至1949年之间，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变，教会学校、技术学校、高等学院纷纷出现，从这些学校里走出的人成为中国第一代具备现代文化和科学素养的毕业生。教育本身就是革命的一部分，更为中国革命和早期建设培养了领军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教育普及程度能和解放后的新中国相比，如果没有“文革”10年的中断，中国教育的普及会更为广泛深入。义务教育保证了国民的基本素质，高等教育培养了各个领域需要的高等人才。教育作为一块重要基石，扶持着中国走上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轨道。

如果说现代教育培养出了一批有文化的建设者，那么，应该说



当代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培养出了一批批有思想的建设者。他们无疑具备了更高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有相当部分掌握了外语和计算机这两大世界语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了冷静思考的能力，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就握在他们的手中。

（夜校、自学、电大，留学海外，中学生留学，

海外归来）

传媒改变中国

在中国的历史上，《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但这并非现代意义的传媒，只是官员之间点对点的交流，对普通百姓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的海岸后，洋人们才开办了不少的报刊媒体，逐渐影响小部分受过教育的百姓了。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报纸是1872年创办的《申报》，开始重视对国内外大事和市井社会民众的新闻报道，第一次形成了一张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同期的各种杂志也风起云涌。

解放以后，报纸、电视、广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千家万户。中国的大众传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大众很快地就从信息口口相授的原始时代，过渡到信息爆炸的时代。

传媒是怎样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的？从电视的地位变迁就可知了。80年代，中国人的电视大都放在高处，需要正襟危坐地仰视；90年代，中国人的电视大都放在电视柜里，平视即可；而在今天的人则慵懒地坐在沙发前，俯视着看电视。所以，80年代的春节